考試科目　國學治學方法　系所組別　中國文學　考試時間　月　日　星期　上午　下午　第　節

一、新材料之發現與新方法之運用，是國學研究能有所開創之兩大法門，試分別各舉一例以說明其成功之典範，並試就自己所預定之研究領域，勾勒有關發現新材料與運用新方法之願景。（三十六分）

二、假如教育部將成立網站爲中文學界服務，除提供學術活動資訊及古典籍文獻檢索之外，請列出其他四項應優先提供的資訊服務，並請說明相關的構想，以及它對國學研究將有何貢獻。（二十四分）

三、某人撰述〈孔子論詩〉及〈孟子論詩〉二文（附之於後），今擬合爲一篇，以〈孔孟論詩〉爲題，將於學術研討會中發表。請條列修改意見並代擬其綱目以符合學術規範。（四十分）

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

孔子論詩

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，文化深遠而品格優美的民族，遠在孔子之前，已是聖賢輩出，文化燦然大備。中國文化，自孔子以前，賴孔子以傳；自孔子以後，賴孔子而益光大。孔子的偉大，不必在他自己有多少創造、發明、製作；而在他能把先民遺留下來的豐富而繁複的文化遺產，加以刪（詩書）、訂（禮樂）、贊（周易）、作（因魯史，作春秋），留給後世。孔子整理文化遺產，集其大成，以詩書禮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詩在儒家思想中，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尚書舜典云：「詩言志。」文學旨在言志，數語嚆矢，實乃中國詩論之濫觴。孔子之思想，寓於六經；六經之精要，括於論語。孔子論詩的話，論語中所記的甚多，大致可以分爲三類，述之如次：

一、詩的本質

詩三百篇中的任何一首，都是純眞情思的流露。詩之所主，在於情思，孔子刪詩，即所以調節情思。孔子說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思無邪亦見周頌駉，即思想純正，情感眞摯之意。無邪則不偏激，不詭隨，粹然一出於正，如此修養，方能達於中庸的境界。思無邪和言志是一樣的，古人看文章，都先從情思上注意。禮記經解篇即以溫柔敦厚爲詩教。因此，凡是孔子所採取的詩，當然都是思無邪的了。

至於鄭聲是不是思無邪呢？孔子說：「鄭聲淫。」聲者音調之謂，非詩辭也；淫者，過也，也非專指男女之欲。鄭詩之淫，固在音調，並未指陳鄭多淫詩。鄭風雖然音調淫過失正，孔子仍然收錄不除，原是有其分寸的。孔子論詩重在無邪，論修辭重在達，重在立誠，也重在技巧。禮記表記篇引孔子之語云：「情欲信，辭欲巧。」則其重在技巧之意固顯然可見了。

二、詩的品類

孔子於魯定公十三年春去魯，周遊列國，到哀公十一年冬才回來，那時已六十八歲，深知當時環境，大道難行，於是開始著述生活。孔子說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孔子反魯時，詩樂頗爲殘缺失次，孔子周遊四方，曾參互考訂，回到魯國後，使得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各詩樂，都恢復原來的適當地位，不再紊亂了。劉寶楠論語正義云：「孔子正樂，兼有風雅頌，此不及風者，舉雅頌則風可知也。」按：風雅頌是詩經的體裁。

孔子說：「關雎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此爲文學批評的權輿。孔子認爲這首詩中正和平，而不至於淫且蕩焉。這正符合孔子所謂「思無邪」的要求。孔子又說：「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，盈耳哉！」按：古代詩賦篇末皆有亂，以總發其要指。孔子以爲這首詩音律洋洋盈耳，此論蓋爲音律而發。

三、詩的功用

孔子論詩，主於實用。他說：「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興觀是有益於身心，羣怨是有益於性情，邇遠是有益於人倫，多識是有益於學問。顧述其詳。

「可以興」，就是可以感發人的情志。孔子說：「興於詩。」這裏講詩，單提一個「興」字，可見孔子最重視興。孔子稱許其弟子可與言詩的，有子貢和子夏二人，分別見於學而篇和八佾篇。因爲子貢和子夏能夠從詩中得到感發，所以孔子才說他們兩人可與言詩。

「可以觀」，就是可以審察人的情志。詩以言志，古時沒有報紙，只好託之於詩，在上位者就必須採詩，加以審察，藉此考見政教的得失。因言之者無罪，而聞之者足以爲戒，故百姓可以在詩中盡情言志。

「可以羣」，就是可以溝通人的情志，詩是用最美妙的辭語，最高雅的文句，來表達人的情志的，實在是最好的溝通情志的工具。孔子說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不把詩學熟了，事理便不通達，心氣便不平和，如何能出言得體呢？孔子又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！」春秋之時，朝聘盟會，賦詩言志，詩在當時有其實用上的意義。

「可以怨」，就是可以宣洩人的情志。世事不如意者，十常八九，當怨結於心而無以自解時，應如何呢？孔子以爲可藉作詩或讀詩的方式以宣洩之。日人廚川白村著有「苦悶的象徵」，對此曾作精詳的說明。

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」，是說從近處說，可以體察事奉父母，爲子盡孝的道理；從遠處說，可以體察事奉君上，爲臣盡忠的道理。孔子論詩，重視政教的應用，如何盡孝，如何盡忠，在三百篇中，隨處都可找到範式。

「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」，這是餘事，但可豐富知識，增廣見聞。孔子博學多能，他能「友多聞」，而「每事問」，並且「學不厭」。孔子家語好生篇（王肅注本）說：「孔子曰：小辨害義，小言破道。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，取其雌雌之有別。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，取其得食而相呼。若以鳥獸之名嫌之，固不可行也。」這段話就是告訴我們識鳥獸草木之名的方法，這就是說，凡用辭藻典故務要用得適合，而不要拘泥了。

總之，孔子對於詩，實用的觀點重於藝術的觀點，孔子雖然知道詩是抒寫情思的，但他主張要抒寫純眞的情思。因此，孔子批評關雎這一首詩時，明明這是一首男子思慕女子的情詩，孔子評以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總要給它一個他所謂「思無邪」的解釋。畢竟孔子是一位志切救民的哲學家，興觀羣怨的詩教，淘爲周公制禮作樂之宏意，亦爲孔子淑世牖民之妙指。孟子說：「詩亡而後春秋作。」孔子宏揚詩教，最後乃作春秋，蓋詩的終點即春秋的起點，孔子論詩之義，可由是而燦然大明。

孟子論詩

孟子名軻，鄒（今山東省鄒縣）人，是魯國貴族的後裔。按照羅根澤孟子傳論的考證，孟子大約生於周烈王初年，而卒於周赧王二、三十年，當西曆紀元前三百七十年左右到二百九十年左右之間，上距孔子去世，約及百年。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，也是孔子志業的唯一繼承人。史記孟荀列傳云：「孟軻……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」詩書是周代教育的主要科目，孟子立說喜歡引用詩書，故史記稱序詩書。孟子全書七篇，每篇都有引詩，計：梁惠王篇八處、公孫丑篇三處、滕文公篇六處、離婁篇八處、萬章篇五處、告子篇四處與盡心篇一處。論語所記孔子論詩的次數甚多，引詩則甚少，而孟子引詩約十倍於孔子，論詩的次數則很少，分量很輕。

孟子引詩，大部分是用來證實他自己的言論，小部分則是憑藉詩以瞭解古代史實。只要把孟子所引詩的用意和詩的原意加以對照，就可以明白孟子論詩是以功用爲出發點。例如在「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」一章中（梁惠王下），齊宣王說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孟子便引詩大雅公劉篇「乃積乃倉，乃裹餱糧。於橐於囊，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」爲例證說：「昔者公劉好貨。」齊宣王又說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孟子便引詩大雅緜篇「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。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」爲例證說：「昔者太王好色，愛厥妃。」以上所引詩句，其實是在分別描寫公劉率領周人收拾財物準備從邰遷豳，和太王遷徙岐下帶著他的妃子，親臨當地視察形勢的情景，孟子却說公劉好貨、太王好色，但若能和百姓同，則好貨好色不但無害，反而可以稱王天下。這種用法是以詩爲史料，藉以研究古代史實，作爲他政治主張的依據。因此，孟子對於詩顯然拖著一種功用觀點，爲了宣揚他的學說，即使憑空杜撰也在所不惜。

孟子論詩，提出了兩種說詩的方法，開啓了後世無數法門：是知人論世，一是以意逆志，兩者相反相成，謹述如次：

(一) 知人論世

孟子謂萬章曰：「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；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；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，又尚論古之人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」（盡心下）這是說，誦讀古人的詩書，應當瞭解他的爲人和時代。目前我們研究文學，頗爲重視作者的生平行誼和時代背景，即是孟子主張的實踐。論世是知人和知言的一個方法，論世則作者的個性益加明顯。但知人論世的目的是在尚友，並非在於鑑賞作品。質言之，知人論世的目的，並不是要瞭解文學作品，而是要瞭解人。孟子論詩祖述孔子，是以功用爲出發點的。

(二) 以意逆志

孟子曰：「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，如此辭而已矣。」（萬章下）詩是言志的，讀者對於詩，必須透過仔細玩味的體會，然後才能以自己之意，推求作者之志。孟子自己引詩說詩，就是運用這種方法的。以意逆志可以說是法良意美，但若運用失當，往往弊端百出。挾數百年前之志，容易陷於穿鑿附會，極可想見。以意逆志雖帶有危險性，但它却是鑑賞詩的必要條件，爲了降低其危險性，除了應注意詩意具有多樣性不可泥辭以求之外，尚須配合「知人論世」的方法，使得所逆之志具有客觀的依據。

接著，我們來考察孟子對於詩三百篇的基本看法怎樣？孟子說：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孔子曰：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（離婁下）在孟子的心目中，孔子作春秋是和一般歷史記載不同的，春秋寓有微言大義，是以褒貶之筆，代替天子賞罰之權，在春秋以前，正人心的是靠詩、樂，這三種功能，論語謂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」，則詩之能正人心，至爲明顯。詩亡而春秋繼之，亦所以正人心而已。（本陳師立夫說）由此觀之，詩是負有時代使命的。孟子平生志事是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」（公孫丑上）。孟子也曾說過：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。」（滕文公下）孟子七篇之作，其基本精神，便是要上繼三百篇「思無邪」的宗旨了。

孟子論詩，多採以意逆志的方法。公孫丑問曰：「高子曰：小弁，小人之詩也。」孟子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怨」。曰：「固哉，高叟之爲詩也！……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；親親，仁也。固哉，夫高叟之爲詩也……」曰：「凱風何以不怨？」曰：「凱風，親之過小者也；小弁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」（告子下）孟子公孫丑引小雅小弁篇爲小人之詩，以質疑於孟子。孟子批評高叟論詩的不當，高叟因小弁詩含有怨意，指爲小人之詩。孟子糾正這種錯誤的觀念，以爲小弁之怨，是應有的親親之仁的表現。但凱風詩何以不怨？那是因爲凱風詩只是親有小過，做子女的不致於過分怨痛，不像小弁詩都得性情之正，所以都是好詩。孟子假借批評高叟論詩，闡釋「怨」之界說。孟子是以繼承儒家的道統自居，在對詩的態度上，也發揮了孔子的功用觀點。此外，孟子又說：「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。」（盡心下）嚴羽在「滄浪詩話」中，以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爲文學上的最高境界，這句話實導源於孟子。梅聖俞論詩云：「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，然後爲至矣。」（六一詩話引）由此也可知，梅聖俞之說是從孟子的話演化而來的。

孟子生於亂世，挺名世之才，秉學孔之志，論詩以功用爲出發點，以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爲方法，實爲文學批評上的一大進步，且對後世的文學批評，產生了至深且鉅的影響。我們今天讀聖賢書，務當體會孔孟詩教，繼承二聖志業，努力於衞道工作，方不負身爲讀書人。

考試科目 中國學術流變

系所組別 中文系

考試時間 星期 月 日 上午 下午 第 節

一、試論述先秦時代世碩、告子、孟子、荀子對「性」的看法。（二十五分）

二、魏晉南北朝時代經學發展有何特色？試加說明。（二十五分）

三、南宋時期的新經學運動，其發展情形及具體內容爲何？試加論述。（二十分）

四、試述下列學說之內容：

（一）劉宗周之「慎獨說」。（十五分）

（二）王船山之「惟氣論」。（十五分）
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

考試科目 中國文學史

系所組別 中文系

考試時間 六月廿七日上午第一節 星期二

一、屈、宋向來並稱，唯其風格則顯然有別，請略言其間差異，及其影響。

二、唐人傳奇較諸六朝志怪，其間之傳承、變易何在？請舉例說明之。

三、宋代文學較諸有唐，其發展軌迹，有何特出者？其原因又何在？

四、晚明戲曲，或重格律，或逞辭藻；吳江、臨川，一時並稱。為請舉例略述二派之成就。

共四題，各佔二十五分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